

資治通鑑
(七)

中華書局印行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四十一一起開隆慶提格盡屠難協洽十月十五年有奇始甲寅終己未十月十五年零十月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中之下

大曆九年春正月壬寅田神功薨於京師見上卷上年

澧朗鎮遏使楊猷自澧州沿江而下擅出境至鄂州詔聽入朝猷遂泝漢江而上見上卷上年

復州郢州皆閉城自守復郢二州皆漢漢此時蓋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發兵備之

二月辛未徐州軍亂刺史梁乘逾城走徐州治彭城

諫議大夫吳損使吐蕃留之累年竟病死虜中吐蕃見上卷上年

庚辰汴宋兵防秋者千五百人盜庫財潰歸汴宋見上卷上年

田神功薨故也己丑以神功弟神玉知汴宋留後癸巳郭子儀入朝上言朔方

國之北門中間戰士耗散什纔有一今吐蕃兼河隴之地雜羌渾之衆朝貢通鑑史初曰羌渾之衆

勢強十倍願更於諸道各發精卒成四五萬人則制勝之道必矣

三月戊申以皇女永樂公主許妻魏博節度使田承嗣之子華樂音洛妻七細

上意欲固結其心而承嗣益驕慢史言狼子野心

以澧朗鎮遏使楊猷為洮州刺史隴右節度兵馬使澧朗鎮遏使楊猷特領洮州

夏四月甲申郭子儀辭還邠州邠州又音如字

考異曰唐縣作癸

未今從

復為上言邊事復扶又翻為干偽

至涕泗交流

壬辰赦天下五月丙午楊猷自澧州入朝是年正月

己表求平章事將即亮丙寅以璘為左僕射璘

六月盧龍節度使朱泚遣弟滔奉表請入朝且請自將步騎五千防秋上許之泚又音如字

先築大第於京師以待之癸未興善寺胡僧不空

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司空賜爵肅國公諡曰大辯正

廣智不空三藏和尚釋典云佛在多羅葉最初為五人說契經

藏經阿彌曼相續解說經此為三藏等又三藏等經律論也

京師旱京兆尹黎幹作土龍祈雨自與巫覡

更舞更工舞彌月不雨又禱於文宣王上聞之命撤

土龍減膳節用秋七月戊午雨朱泚入朝至蔚州

有疾韋氏曰泚自幽州西山後取太原路入諸將請還俟

閒而行特病閒而行也泚曰死則與尸而前諸將不

敢復言復扶九月庚子至京師士民觀者如堵後安史亂

諸將阻兵不朝朱泚之辛丑宴泚及將士於延英殿文紀

來長安士民以為美事大昌曰高宗初和達來京有美事或天子欲有客凌皆非時召見

當御座生玉芝則是初有大明宮時有延英殿召對宰臣則始於

代宗耳代宗耳苗晉卿年老甚其驕入閣不趨為御延英此優禮也

案六典典政殿前西上閣門之西御為延英門延英門之左即延英殿故陽城欲殺陸贄約拾遺王仲舒守延英殿上疏伏閣不去即延英

犒賞之盛近時未有壬寅回紇擅出鴻臚寺白晝

殺人總下沒翻有司擒之上釋不問甲辰命郭子儀

李抱玉馬璘朱泚分統諸道防秋之兵璘又音此

冬十月壬申信王瑄薨乙亥梁王璿薨千信以州為

魏博節度使田承嗣誘昭義將吏

使作亂誘羊久翻將即亮

國名瑄戶宜翻又

音皇璿似宜翻又

使作亂誘羊久翻將即亮

資治通鑑

二百二十五

唐紀

代宗睿文皇帝

十年春正月丁酉昭義兵馬使裴志清逐留後薛嵒

帥其衆歸承嗣帥讀承嗣聲言救援引兵襲相州取

之相州屬兗州嵒奔洛州洛音上表請入朝許之乙

辛丑郭子儀入朝 壬寅壽王瑁薨瑁亦玄宗子

已朱泚表請留闕下以弟滔知幽州盧龍留後許之

昭義裨將薛擇爲相州刺史薛雄爲衛州刺史薛

堅爲洛州刺史皆薛嵩之族也昭義洛本皆戊申上命

內侍魏知古如魏州諭田承嗣使各守封疆承嗣不

奉詔癸丑遣大將盧子期取洛州楊光朝攻衛州

乙卯西川節度使崔寧奏破吐蕃數萬於西山吐蕃

斬首萬級捕虜數千人 丙辰詔諸道兵有逃亡

者非承制敕無得輒召募 二月乙丑田承嗣誘衛

州刺史薛雄雄不從使盜殺之屠其家盡據相衛四

州之地相衛已陷於承嗣自置長吏掠其

精兵良馬悉歸魏州魏州自此屬魏相二州疾

之使其將士割耳勢面之翻請承嗣爲帥帥所類辛

未立皇子述爲睦王逾爲彬王連爲恩王邁爲鄜王

爲端王通爲循王通余通爲恭王達爲原王逸爲雅

王諸皇子皆以丙子以華州刺史李承昭知昭義留

後華戶河陽三城使常休明河陽縣本屬懷州顯慶二年

架水古稱潞安城後魏之北中城也東西魏兵爭又集守河陽

及雍王平城令魚朝恩守河陽乃以河南之河清濟源溫四縣租稅

入河陽三城使河南尹但漣領其縣額等又以汜水軍賦屬之使

苛刻少恩其軍士防秋者歸休明出城勞之少詩

兵馬使王惟恭爲帥大掠數日乃定上命監軍冉庭

蘭慰撫之慰撫三月甲午陝州軍亂逐兵馬使趙

令珍陝失冉實錄唐統紀云甲午朔今從之觀察使李國

清不能禁卑辭徧拜將士乃得脫去陝失冉軍士大

掠庫物會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入朝過陝過古禾上

命忠臣按之將士畏忠臣兵威不敢動忠臣設棘圍

令軍士匿名投庫物設棘四圍周之令投一日獲萬緡盡

以給其從兵爲賞緡眉中乙巳薛嵒常休明皆詣

闕請罪上釋不問 初成德節度使李寶臣淄青節

度使李正己皆爲田承嗣所輕使疏吏寶臣弟

寶正娶承嗣女在魏州與承嗣子維擊毬馬驚誤觸

維死承嗣怒囚寶正以告寶臣寶臣謝教救不謹封

杖授承嗣使捷之承嗣遂杖殺寶正由是兩鎮交惡

及承嗣拒命寶臣正己皆上表請討之上時上亦欲

因其隙討承嗣夏四月乙未敕貶承嗣爲永州刺史

宋河陽澤潞諸道發兵前臨魏博若承嗣尙或稽違

卽令進討罪止承嗣及其姪悅自餘將士弟姪苟能

自拔一切不問令力時朱滔方恭順與寶臣及河

東節度使薛兼訓攻其北正己與淮西節度使李忠

臣等攻其南五月乙未承嗣將霍榮國以磁州降磁

己攻德州拔之德州自此李忠臣統永平河陽懷澤步

騎四萬進攻衛州統他六月辛未田承嗣遣其

將裴志清等攻冀州志清以其衆降李寶臣甲戌承

嗣自將圍冀州寶臣使高陽軍使張孝忠將精騎四

千禦之寶臣大軍繼至承嗣燒輜重而遁重直用

州治信都縣

不克矣令方丁翻說武寶臣喜謂事合符讖遂與承嗣

通謀密圖范陽承嗣亦陳兵境上寶臣謂滔使者曰

聞朱公儀貌如神願得畫像觀之滔與之寶臣置於

射堂與諸將共觀之曰真神人也滔軍於瓦橋瓦橋古易京之地在莫州北三十里唐置瓦橋關宋曰涿州歸義縣瓦子濟橋在涿州南易州東當九河之末舊置瓦橋關後周置雄州

寶臣選精騎二千通夜馳三百里襲之戒曰取貌

如射堂者時兩軍方睦滔不虞有變狼狽出戰而敗

會衣它服得免既翻寶臣欲乘勝取范陽滔使雄武

軍使昌平劉怱守留府怱音普寶臣知有備不敢進承

嗣聞幽恆兵交即引軍南還還從宣翻又音如字使謂寶

臣曰河內有警不暇從公石上識文吾戲為之耳寶

臣慙怒而退考異曰舊王武俊傳曰代宗嘉其功使中貴人馬

傳詔罵勳出道中王武俊勸玩養承嗣以為己責寶臣曰今與承嗣

有讐矣可推腹心哉武俊曰勢同患均轉寇讎為父子效唾耳耳若

失寶臣曰吾不能如此武俊曰朱滔為國也兵涪州請擒送承嗣以

取信許之按承嗣方求解於寶臣何必擒滔以取信且承情尚在傳

舍武俊何不勸承情而斬清譚乎寶臣自以承嗣誘之共取幽州

之辱也今從唐紀寶臣既與朱滔有隙以張孝忠為易

州刺史使將精騎七千以備之史言曰承嗣以校過於諸

貞懿皇后至翻十一月丁酉田承嗣將吳希光以

瀛州降嶺南節度使路嗣恭擢流人孟瑤敬冕為

將考異曰鄭侯家傳討哥舒晃瑤以大軍當其衝晃自

將考異曰鄭侯家傳討哥舒晃瑤以大軍當其衝晃自

閑道輕入輕入翻丁未克廣州斬哥舒晃考異曰舊

恭平廣州商船之徒多因見事誅之嗣恭前後殺其家財寶數百萬

貫盡入私室不以貢獻代宗心甚銜之故嗣恭雖有平方面功止轉

檢校兵部尚書無所酬勞建中寶錢曰自兵興以來諸軍殺將帥而

要君者多矣皆因授其任以苟安之其王師征討不失有罪始斯役

也而道有誘其收南海府庫聞上耳寶臣不得用久之按代宗以嗣恭

附元載而載瑤瑤惡之故不用耳寶臣不得用久之按代宗以嗣恭

迎合以匿貨誘嗣恭不可知也今不取李肇國史補云路嗣恭初平

五嶺元載奏嗣恭多取南人金寶是欲為亂陛下不信試召必不入

兩三伏中追詔至嗣恭不慮請待秋涼以修觀禮江西判官柳瑋入

懼泣曰公有何方暑而追是為教政所中今少遲延必被殺也嗣恭

之代宗謂元載曰嗣恭不伏傷行矣載無以對按嗣恭素附元載

誅載已被誅而召嗣恭適在三伏時有此疑嗣恭云欲為亂之理

蓋載已誅而召嗣恭適在三伏時有此疑嗣恭云欲為亂之理

是而平廣州則當在廣州柳瑋若以江西判官從嗣恭亦當在廣州

今諫嗣恭請奉詔就道乃言過江宿石頭驛自後南鄭度赴召安得宿

石頭驛哉亦可及其黨萬餘人嗣恭之討晃也容管經

略使王翊遣將將兵助之西原賊帥覃問乘虛襲容

州姓諱梁有東寧州刺史單翊伏兵擊擒之十二月回

紇千騎寇夏州之按實錄明年二月加朔方成兵以備回紇則

是回紇嘗州將梁榮宗破之於烏水烏水在夏州朔方縣

水入庫狄澤郭子儀遣兵三千救夏州回紇遁去夏戶雅

元載王縉奏魏州鹽貴請禁鹽入其境以困之

如字縉音音上不許曰承嗣負朕百姓何罪田承

嗣請入朝李正己屢為之上表乞許其自新嗣字承嗣

十一年春正月壬辰遣諫議大夫杜亞使魏州宣慰

使吏翻辛亥西川節度使崔寧奏破吐蕃四節度及

突厥吐谷渾氏羌羣蠻衆二十餘萬斬首萬餘級從

又上乃下詔赦承嗣罪復其官爵聽與家屬入朝其

所部拒朝命者一切不問辛巳增朔方五城戍兵

以備回紇朔方朱統三受降城并振武豐安定遠為六城時三受

城大掠三日庭蘭成備而入誅亂者數十人乃定古

馬使濮州刺史孟鑒北結田承嗣為援恤祖使諒吏翻

恤祖使諒吏翻

後汴宋曹漢充鄭徐乙未以靈曜為濮州刺史靈曜不

受詔六月戊午以靈曜為汴宋留後遣使宣慰秋

七月田承嗣遣兵寇滑州敗李勉滑州承平節度吐

蕃寇石門入長澤川長澤川後魏置開州隋廢郡為長澤縣八月

丙寅加盧龍節度使朱泚同平章事月已亥遣朱泚如奉李

靈曜既為留後益驕慢悉以其黨為管內八州刺史

縣令欲效河北諸鎮甲申詔淮西節度使李忠臣永

平節度使李勉河陽三城使馬燧討之淮南節度使

陳少遊淄青節度使李正己皆進兵擊靈曜汴宋兵

馬使攝節度副使李僧惠少姑照翻考異曰汾陽

之謀主也宋州牙門將劉昌家傳作李思惠今從舊傳靈曜

惠召問計昌為之泣陳逆順將即亮翻僧惠乃與

汴宋牙將高憑石隱金遣神表奉表詣京師請討靈

曜九月壬戌以僧惠為宋州刺史憑為曹州刺史隱

金為鄆州刺史乙丑李忠臣馬燧軍于鄆州汴皮變翻

靈曜引兵逆戰兩軍不意其至退軍榮澤置榮澤縣屬

州鄭州九域志在淮西軍士潰去者什五六鄭州士民

皆驚走入東都忠臣將歸淮西燧固執不可曰以順

討逆何憂不克奈何自弃功名堅壁不動忠臣聞之

稍收散卒數日皆集軍勢復振史言李忠臣因馬燧戊辰

李正己奏克鄆濮二州壬申李僧惠敗靈曜于雍

上濮博木翻冬十月李忠臣馬燧進擊靈曜忠臣

行汴南燧行汴北屢破靈曜兵壬寅與陳少遊前軍

合與靈曜大戰於汴州城西靈曜敗入城固守癸卯

忠臣等圍之田承嗣遣田悅將兵救靈曜敗永平淄

青兵於匡城少姑照翻田悅將兵救靈曜敗永平淄

營於城北數里丙午忠臣遣裨將李重倩將輕騎數

百夜入其營縱橫貫穿縱千容翻斬數十人而還宣翻

又如營中大駭忠臣燧因以大軍乘之鼓譟而入悅

衆不戰而潰悅脫身北走將士死者相枕藉不可勝

數義翻靈曜聞之開門夜遁汴州平重倩

本奚也丁未曜靈至韋城隋分白馬縣置韋城縣於古韋國

己功讓之不入汴城汴即亮翻引軍西屯板橋忠臣入

城果專其功宋州刺史李僧惠與之爭功忠臣因會

擊殺之又欲殺劉昌昌遁逃得免甲寅李勉械送李

靈曜至京師斬之十二月丁亥李正己李寶臣並

加同平章事涇原節度使馬璘疾亟以行軍司馬

段秀實知節度事付以後事秀實嚴兵以備非常丙

申璘薨使璘更翻璘離珍翻考異曰實錄庚寅璘薨段公別傳

史知節度事實錄又云丁酉以段秀實知河東留後時馬璘新薨

秀實還原留後備禦豈可較之使潞河東蓋奏報未至有斯命

尋聞璘薨遂除涇軍中奔哭者數千人喧咽門屏秀實

悉不聽入命押牙馬頔治喪事於內治宣之翻李漢惠

接賓客於外妻妾子孫位於堂宗族位於庭將佐位

於前牙士卒哭於營伍百姓各守其家有離立偶語

於衢路輒執而囚之出曲禮曰離立者不非護喪從行者

無得遠送致祭拜哭皆有儀節送喪近遠皆有定處

違者以軍法從事都虞候史廷幹兵馬使崔珍十將

張景華謀因喪作亂秀實知之奏廷幹入宿衛徙珍

屯靈臺補景華外職不戮一人軍府晏然自高仙芝喪後始見於史其後實李嗣業不赴瀚海之潰係河清以濟歸師在邠州謀郭晞暴橫之卒與馬璘論不阿及治喪曲防周慮以安軍府最後郭晞擊朱泚以身殉國璘家富有無算治第京師事業風節卓然表出於唐諸將中

甲於勳賞以勳賞治直之綱中堂費二十萬緡宅室所減無幾其子孫無行孟行下家貲尋盡史言殖貨無厭

子資戊戌昭義節度使李承昭表稱疾篤以澤潞行軍司馬李抱真兼知磁邢兩州留後使破賊史綱庚戌加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同平章事仍領汴州刺史

治汴州李忠臣破李靈曜得汴州節以與之汴皮變

十二年春三月乙卯兵部尚書同平章事鳳翔懷澤潞秦隴節度使李抱玉薨尚辰弟抱真仍領懷澤潞留後癸亥以河東行軍司馬鮑防為河東節度使

防襄州人也田承嗣竟不入朝又助李靈曜上復命討之承嗣乃復上表謝罪復扶又翻上時掌翻上亦無如之何庚午悉復承嗣官爵仍令不必入朝令方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元載專橫載祖玄翻又音如字橫戶孟翻黃門侍郎同平章事王縉附之二人俱貪載妻王氏載妻王忠女縉

及子伯和仲武縉弟妹及尼出入者爭納賄賂女尼又以政事委羣吏士之求進者不結其子弟及主

書卓英倩等無由自達上含容累年載縉不悛悛後丑上欲誅之恐左右漏泄無可與言者獨與左金吾大將軍吳湊謀之湊上之舅也吳湊章叔皇后弟也會有告載縉夜

醺圖為不軌者庚辰上御延英殿命湊收載縉於政事堂政事堂在東省屬門下省中宗後從堂於中書省則堂在右省也案裴炎傳政事宰相於兩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故長孫無忌為司空房玄齡為僕射縉為太子太師皆知兩下省事至中宗時裴炎為中書令執政政事筆故從政事堂於中書省載縉又音

如字縉又收仲武及卓英倩等繫獄命吏部尚書劉

晏與御史大夫李涵等同鞠之尚辰問端皆出禁中

問端猶今仍遣中使詰以陰事載縉皆伏罪使諫史綱是言問頭也

日先杖殺左衛將軍知內侍省事董秀於禁中乃賜載自盡於萬年縣載請主者願得快死主者曰相公

須受少污辱相息亮翻勿怪乃脫穢褻塞其口而殺之

重刑覆奏沉大臣乎且法有首從首謂罪首從謂宜更

稟進止涵等從之上乃貶縉栢州刺史朱白曰栢州晉

及子伯和仲武季能皆伏誅有司籍載家財胡椒至八百石食用之味甚辛條表南中記曰生南海諸國它物稱

是證翻夏四月壬午以太常卿楊綰為中書侍郎

禮部侍郎常袞為門下侍郎並同平章事綰性清儉

簡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坐

中聲樂五分之四朝官孟翻京兆尹黎幹驕從甚盛及

毀撤之才用翻即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

估估巨起居舍人韓會等皆載黨也炎鳳翔人載常

引有文學才望者一人親厚之異日欲以代己故炎

及於貶載祖玄翻泗混之策會南陽人也上初欲盡誅

炎等吳湊諫救百端始貶官武后大足元年以雅州之漢源縣越西川節度使崔寧擊破

之元載以仕進者多樂京師惡其逼己樂首洛惡乃

制俸祿厚外官而薄京官京官不能自給常從外官

乞貸楊綰常哀奏京官俸太薄貸他代翻又士己酉詔

加京官俸歲約十五萬六千餘緡唐會要開元二十四年

初百官料錢宜合為一

又定諸州兵皆有常數其召募給家糧春冬衣者謂之官健差點土人春夏歸農秋冬追集給身糧醬菜者謂之團結自兵興以來州縣官俸給不一重以元載王縉隨情徇私俸扶用翻重音用翻載私刺史月給或至千緡或數十緡至是始定節度使以下至主簿尉俸祿唐眉中制使疏史翻自是年定俸之後至千會昌則又倍之節度使三十萬都防禦使副使監軍十五萬觀察使十萬諸府尹大都督府長史都團練使副使上州刺史司馬五萬觀察團練判官掌書記五萬諸大都督府司錄參軍主簿赤縣令四萬諸大都督府判官支縣丞三萬五州錄事參軍縣錄上縣令四萬諸大都督府判官支縣丞三萬五州觀察防禦軍團練推官巡官攝赤縣丞兩赤縣主簿尉上州功曹參軍以下上縣丞三萬縣錄丞攝赤縣尉尉一萬五州錄事上縣主簿尉二萬由會昌以前其間世有增減不可詳也按類鑑編翻切實錄二歲由會昌至唐京兆有赤縣次赤縣諸負類義亦皆爲次赤縣攝赤字不可曉蓋次赤也培多益寡上下有敘法制粗立坐粗五
戊午上遣中使發元載祖父墓斲棺弃尸毀其家廟焚其木主戊寅卓英倩等皆杖死英倩之用人也第英璘橫於鄉里璘離珍翻及英倩下獄下戶英璘遂據險作亂上發禁兵討之乙巳金州刺史孫道平擊擒之上方倚楊綰使釐革弊政會綰有疾秋七月己巳薨上痛悼之甚謂羣臣曰天不欲朕致太平何奪朕楊綰之速八月癸未賜東川節度使鮮于叔明姓李氏使疎史翻元載王縉之爲相也上日賜以內廚御饌可食十人饌離餠翻又離晚翻食祥史翻遂爲故事癸卯常哀與朱泚上言餐錢已多餐錢蓋所謂食料錢也泚直禮翻又音此上時乞停賜饌許之哀又欲辭堂封同列不可而止唐制堂封歲與元後纔千一百餘宗尋復舊時人譏哀以爲朝廷厚祿所以養賢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朝直遙翻臣光曰君子恥食浮於人哀之辭祿廉恥存焉與夫固位貪祿者不猶愈乎扶大音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詩代檀之辭如哀者亦未可

以深譏也。楊綰常哀薦湖州刺史顏真卿。大曆元年元載貶峽州別駕尋改爲吉州司馬遷撫州刺史上卽日召還。還從宣州甲辰以

爲刑部尚書。羊嗣綰又薦淮南判官汲人關播擢爲都官員外郎。唐都官郎掌記後錄錄件囚以給衣糧樂廢以理訴覈軍憲凡公私長賤必周知之屬刑部

九月辛酉以四鎮北庭行營兼涇原鄭穎節度副使段秀實爲節度使。考異曰段公別傳曰自授鉞三五年間公清德不敢侵陵我疆舊傳亦曰三四年間吐蕃不致犯塞按是月吐蕃寇涇州十二月朱泚拒吐蕃自涇州還明年九月吐蕃逼涇州云三四年間不敢犯塞秀實軍令簡約有威惠奉身清儉蓋史家溢美之辭耳

室無姬妾非公會未嘗飲酒聽樂。吐蕃八萬衆軍於原州北長澤監。蓋長澤川唐舊置馬監已破方渠渠方漢縣屬北地郡後省中宗神龍三年分馬備置方渠縣屬慶州朱白續通典靈州方渠鎮宋初置通遠軍奉長城在城北一里入拔

谷郭子儀使裨將李懷光救之。吐蕃退庚午吐蕃寇坊州。冬十月乙酉西川節度使崔寧奏大破吐蕃於望漢城。吐蕃築城於西山以望蜀先是秋霖河中府

池鹽多敗。河中有鹽池先悉爲縣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滉恐鹽戶減稅丁亥奏雨雖多不害鹽仍有瑞鹽生。度洛翻滉呼康翻滉白曰大縣初韓滉進滉生鹽以爲靈瑞後又奏瑞鹽生上疑其不然遣諫議大夫義興蔣鎮往視之

及縣鹽廢郡有縣以屬常州吐蕃寇鹽夏州又寇長武。張光業長武縣有長武城時郭子儀遣李懷光率兵討之郭子儀遣將拒却之。

以永平軍押牙巨城劉洽爲宋州刺史。考異曰舊唐書云李靈曜據汴州治將兵乘其無備徑入宋州按劉昌因宋州牙門將說李靈曜歸順則是靈曜守宋州劉昌因宋州刺史耳若僧惠先已爲靈曜守宋州則劉昌因宋州僧惠已爲李靈曜所殺治因引兵據宋州耳舊傳欲以爲取功故云然其實非也

仍以宋泗二州隸永平軍。京兆尹黎幹奏秋霖損稼韓滉奏幹不實上命御史按視丁未還奏所損凡三萬餘頃渭南令劉渙。時屬雍州宋白曰郭

緣生述征記云渭南縣阿附度支。謂阿附韓滉稱縣境苗獨不損御史趙計奏與渙同上曰霖雨溥博豈得渭南獨無更命御史朱敖視之損三千餘頃上歎息久之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應言損迺不仁如是乎貶渙南浦尉。後萬川隋改曰南浦唐帶萬州計澧州司戶而不問渙。渙音渙十一月壬子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獻恭奏破吐蕃萬餘衆於岷州。使疏更翻吐丙辰蔣鎮還奏言瑞鹽實如韓滉所言仍上表賀。還從宣州時請宣付史臣錫以嘉名上從之賜號寶應靈應池。

師。朱泚自幽州入朝遂留京師因遣防秋而還還從宣州又音如字丁亥崔寧奏破吐蕃十餘萬衆斬首八千餘級。吐從噉庚子以朱泚兼隴右節度使知河西澤潞行營。平盧節度使李正己先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十州之地及李靈曜之亂諸道合兵攻之所得之地各爲己有正己又得曹濮徐兗鄆五州因自青州徙治鄆州使其子前

淄州刺史納守青州。漢博不翻鄆音運考異曰實錄此年二月又云爲青州刺史舊正己傳云正己自青州徙居鄆州使子納及腹心之將分理其地納傳云正己自青州徙居鄆州使子納及腹心之將分理其地納傳云正己自青州徙居鄆州使子納及

從之正己用刑嚴峻所在不敢偶語然法令齊一賦均而輕擁兵十萬雄據東方鄰藩皆畏之是時田承嗣據魏博相衛洛貝澶七州。澶州漢東郡領上縣地隋開皇

各擁衆五萬梁崇義據襄鄧均房復鄆六州有衆二萬相與根據蟠結雖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恆戶

萬相與根據蟠結雖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登其

萬相與根據蟠結雖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登其

萬相與根據蟠結雖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登其

萬相與根據蟠結雖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登其

萬相與根據蟠結雖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登其

萬相與根據蟠結雖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登其

萬相與根據蟠結雖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登其

萬相與根據蟠結雖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登其

鼠乃其職也。今同乳妖也。妖於驕翻何乃賀爲宜戒法吏

日固嘗言之陛下知羣臣有不善則去之幾居依翻去羌呂翻含

容太過故至於此上曰事亦應十全不可輕發上因

言朕面屬卿於路嗣恭屬之而嗣恭取載意奏卿為

虔州別駕嗣恭初平嶺南獻琉璃盤徑九寸朕以為

至寶及破載家得嗣恭所遺載琉璃盤徑尺遺于李嗣

漢西域傳罽賓國食琥珀琉璃師古注曰魏略云大秦國出赤白黑

黃青綠縹緗紅紫十種流離此蓋自然之物采澤光潤論於衆玉今

俗所常用皆消治石汁加以藥煉而為之虛未得其實也移天不傳

離今書附玉旁為琉璃字師古之記是矣夫亦未得其實也移天不傳

天子東征有采石之山好石之器古有之出升山取采石鑄以成器

注云采石之山好石之器古有之出升山取采石鑄以成器

恐不詳也北史大月氏傳魏太武時月氏人商販京師自云能鑄石

為五色琉璃於是采礦於山中即京師之既成光澤乃美於西方

生者自是琉璃遂賤用此言推之則雖西域琉璃亦用石鑄也然中

國所鑄有與西域異者鑄之中國色甚光鮮而暗則輕脆沃以熱酒

隨手破裂其來自海舶者製差鈍慢而色亦微暗其可異者雖百沸

湯注之與磁銀無異了不復動是名番琉璃也番琉璃之異於中國

謂大秦琉璃自然之物否則代宗何俟其至當與卿議之必

以謂之至寶哉程大昌考之不詳耳

曰嗣恭為人心小善事人畏權勢精勤吏事而不知

大體昔為縣令有能名路嗣恭始名劍客為蕭關令連從神

恭因賜名陛下未暇知之而為載所用故為之盡力

陛下誠知而用之彼亦為陛下盡力矣為之亦為虔州

別駕臣自欲之非其罪也且嗣恭新立大功南之攻

陛下豈得以一琉璃盤罪之邪上意乃解以嗣恭為

兵部尚書郭子儀

郭子儀以朔方節度副使張曇

性剛率謂其以武人輕己銜之銜之孔目官吳曜

為子儀所任諸鎮州皆有孔目官以綜理衆事

儀怒誣奏曇扇動軍衆誅之掌書記高郢力爭之子

儀不聽奏貶郢裔氏丞裔氏

僚佐多以病求去子儀悔之悉薦之於朝曰吳曜誤

我逐逐之史言郭子儀過而

欲用李泌必關昔漢宣帝欲用人為公卿必先試理

人請且以為刺史使周知人間利病俟報政而用之

太公治齊五月而報政伯禽治魯三年而報政常衮用此語也

十四年春正月壬戌以李泌為澧州刺史禮音

癸未魏博節度使田承嗣薨使承嗣有子十一人以

其姪中軍兵馬使悅為才使知軍事而諸子佐之甲

申以悅為魏博留後悅張本淮西節度使李忠臣

貪殘好色將吏妻女美者多逼淫之悉以軍政委妹

壻節度副使張惠光惠光挾勢暴橫軍州苦之忠臣

復以惠光子為牙將暴橫甚於其父復快又翻將即克嗣

左廂都虞候李希烈忠臣之族子也為衆所服希烈

因衆心怨怒三月丁未與大將丁畧等畧古殺惠光

父子而逐忠臣忠臣單騎奔京師奇上以其有功

赴援又有平李靈曜之功使以檢校司空同平章事留京

師以希烈為蔡州刺史淮西留後為李希烈以淮

平節度使李勉兼汴州刺史增領汴潁二州徙鎮汴

州永平軍本治滑州汴水皮變翻辛酉以容管經略使王翊為河中

少尹知府事河東副元帥留後部將凌正暴橫翊抑

之使疏吏翻翊戶萌翻少始照翻正與其徒乘夜作亂翊知

之故縮漏水數刻以差其期賊驚潰走擒正誅之軍

府乃安成德節度使張寶臣既請復姓去年寶臣又

不自安更請賜姓夏四月癸未復賜姓李復姓五

月癸卯上始有疾辛酉制皇太子監國衛固是夕上

崩于紫宸之內殿上年五月十一日紫宸殿在東內宣政殿之北遂萊殿之南遺詔以郭

子儀攝冢宰癸亥德宗即位諒陰中動遵禮法嘗

召韓王迥食迥德宗

常衰性剛急為政苛細不合衆心時羣臣朝夕臨

鳩哭哀委頓從吏或扶之用翻中書舍人崔祐甫指

以示衆曰臣哭君前有扶禮乎哀聞益恨之會議羣

臣喪服哀以爲禮臣爲君斬衰三年爲丁倫翻漢文權

制猶三十六日事見十五卷前高宗以來皆遵漢制及

玄宗肅宗之喪始服二十七日今遺詔云天下吏人

三日釋服古者卿大夫從君而服皇帝二十七日而

除在朝羣臣亦當如之祐甫以爲遺詔無朝臣庶人

之別就宜孟翻下朝野內外莫非天下凡百執事孰非

吏人皆應釋服相與力爭聲色陵厲哀不能堪乃奏

祐甫率情變禮請貶潮州刺史上以爲太重閏月壬

申貶祐甫爲河南少尹初肅宗之世天下務殷宰相

常有數人更直決事衡工或休沐各歸私第詔直事

者代署其名而奏之自是踵爲故事時郭子儀朱泚

雖以軍功爲宰相皆不預朝政哀獨居政事堂唐初

政事堂在門下省裴炎自侍中遷中書令乃徙

政事堂於中書省三省長官議事於此代二人署名奏祐甫

祐甫既貶二人表言其非罪上問卿向言可貶今云

非罪何也二人對初不知上初卽位以交爲欺罔大

駭甲辰百官衰經序立于月華門程大昌曰按大典官政

有門其東曰日華日華之東則門下省也西廊

有門曰月華月華之西則中書省也哀倉回翻有制貶哀爲潮

州刺史潮州去京師以祐甫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聞

者震悚祐甫至昭應而還昭應縣本新豐縣至開元二年改曰

昭應昭應官北遷從宜觀又音如字既而羣臣喪服竟用

袞議上時居諒陰庶政皆委於祐甫所言無不允初

溫及承泰以來天下稍平而元載王縉秉政四方以

賄求官者相屬於門又音如字縉音屬之欲翻大者出

於載縉小者出於卓英倩等皆如所欲而去及常袞

爲相思革其弊杜絕僥幸四方奏請一切不與而無

所甄別賢愚同滯相恩亮翻崔祐甫代之欲

收時望推薦引拔常無虛日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

百人考異曰舊紀云祐甫作相未逾年凡除前後相矯終不

得其適上嘗謂祐甫曰人或謗卿所用多涉親故何

也對曰臣爲陛下選擇百官爲翻不敢不詳慎苟平

生未之識何以諳其才行而用之諸烏金翻上以爲

然臣光曰臣聞用人者無親疎新故之殊惟賢不

肖之爲察其人未必賢也以親故而取之固非公也

苟賢矣以親故而捨之亦非公也夫天下之賢固非

一人所能盡也若必待素識熟其才行而用之所遺

亦多矣大音行古之爲相者則不然舉之以衆取之

以公衆曰賢矣己雖不知其詳姑用之待其無功然

後退之有功則進之所舉得其人則賞之非其人則

罰之進退賞罰皆衆人所共然也己不置豪髮之私

於其間苟推是心以行之又何遺賢曠官之足病哉

詔罷省四方貢獻之不急者又罷梨園使及樂工

三百餘人使疏史翻梨園事始二百一十一卷玄宗開元二年程

門一所留者悉隸太常郭子儀以司徒中書令領河

中尹靈州大都督單于鎮北大都護關內河東副元

帥朔方節度關內支度鹽池六城水運大使押蕃部

及營田及河陽道觀察等使河中大城軍音婢帥所類翻使疏

吏權任既重功名復大復扶政令頗不肅代

宗欲分其權而難之久不決甲申詔尊子儀爲尚父

太公望爲周師尚父說者謂可尚可父天子師也加太尉兼中書令增實封滿二

千戶月給千五百人糧二百馬食子弟諸壻遷官者十餘人所領副元帥諸使悉罷之以其裨將河東朔方都虞候李懷光爲河中尹邠寧慶晉絳慈隰節度使以朔方留後兼靈州長史常謙光爲靈州大都督西受降城定遠天德鹽夏豐等軍州節度使振武軍使渾瑊爲單于大都護東中二受降城振武鎮北綏銀麟勝等軍州節度使分領其任將帥亮細別單受細長知兩細降戶江細夏戶雅細渾戶昆細又戶本細城古咸細丙戌詔曰澤州刺史李鷟鷟鳥上慶雲圖得上一上言細朕以時和年豐爲嘉祥以進賢顯忠爲良瑞如卿雲靈芝珍禽奇獸怪草異木何益於人慶雲也布告天下自今有此無得上獻內莊宅使上言諸州有官租萬四千餘斛上令分給所在充軍儲先是諸國屢獻馴象凡四十有二先令丁細上曰象費養而違物性將安用之命縱於荆山之陽此馬貢所屬北富平縣見及豹豺鬬雞獵犬之類悉縱之荆山者岐至干荆山者也唐前足音女滑細史知日細又出宮女數百人於是中外皆悅淄青軍士至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似得者無前足善捕鼠戊子以淮西留後李希烈爲節度使使疏辛卯以河陽鎮遏使馬燧爲河東節度使河東承百井之敗謂去年餉防之敗也按東都事略張齊賢傳柏井在并州城北四十里東都從并州城於陽曲縣騎士單弱燧悉召牧馬廝役得數千人教之數月皆爲精騎騎奇造甲必爲長短三等稱其所衣無大細細以便進趨又造戰車行則載兵甲止則爲營陳或塞險以遏奔衝陳則日陣器械無不精利居一年得選兵三萬辟兗州人張建封爲判官署李自良代州刺史委任之兵部侍郎黎幹校險諛佞與宦官特進劉忠翼相

親善忠翼本名清潭恃寵貪縱二人皆爲衆所惡鳥時人或言幹忠翼嘗勸代宗立獨孤貴妃爲皇后細略妃子韓王迥爲太子上帝位幹密乘舉詣忠翼謀事事覺丙申幹忠翼並除名長流至藍田賜死以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滉爲太常卿以吏部尚書劉晏判度支度使洛細先是晏滉分掌天下財賦先未爲細轉運判度支分掌晏掌江南山南江淮嶺南滉掌關內財賦皆在此時河東劍南至是晏始兼之上素聞滉培克過甚指蒲故罷其利權尋出爲晉州刺史晉州治臨汾縣古平陽也京師東北七百二十五里至德初第五琦始權鹽以佐軍用事見二百一十九卷至德元載琦音奇權古岳及劉晏代之法益精密初歲入錢六十萬緡末年所入逾十倍而人不厭苦大厯末計一歲所入總一千二百萬緡緡眉而鹽利居其大半以鹽爲漕備自江淮至渭橋此東渭橋也率萬斛傭七千緡自淮以北列置巡院擇能吏主之不煩州縣而集事六月己亥朔赦天下西川節度使崔寧永平節度使李勉並同平章事使疏詔天下寃滯州府不爲理爲細聽詣三司使所謂三司使即御史中丞中書省舍人門下省給事中司使也以中丞舍人給事中各一人日於朝堂受詞唐時登聞鼓在朝堂之前通側風細推決尚未盡者聽搗登聞鼓唐時登聞鼓在朝堂之前通側風細自今無得復奏置寺觀又復扶及請度僧尼於是搗登聞鼓者甚衆右金吾將軍裴諝上疏諝以爲訟者所爭皆細故若天子一一親之則安用吏理乎上乃悉歸之有司制應山陵制度務從優厚當竭帑藏以供其費其略曰臣伏讀遺詔務從儉約若制度優厚豈顧命

之意邪邪音上答詔略曰非唯中朕之病仲翻抑亦成朕之美敢不聞義而徙垣德茶之玄孫也令狐德棻事
為虔王詳為肅王乙巳立皇弟迺為益王傀為蜀王諒
庚子立皇子誦為宣王謨為舒王諶為通王諒
清望官雖非供奉侍衛之官日令二人更直待制以
備顧問新志曰初太宗即位命弘文館學士一人日待制於武德殿西門外又命朝集使六品以上隨仗待制永泰時勳臣罷歸無職事皆待制於集賢門凡十三人崔祐甫為相建議文官一品以下更直待制其後著令正衡待制官日二人宋白日時祐甫奏准元敷文官一品以下更直待制其後放令侍事官盡然後後出使庚戌以朱泚為鳳翔尹泚音此代宗優寵宦官奉使四方者不禁其求取嘗遣中使賜妃族還問所得頗少使使史翻從官翻又音如字少詩初翻代宗不悅以為輕我命妃懼遽以私物償之由是中使公求賂遺無所忌憚道子宰相嘗貯錢於閣中每賜一物宣一旨無徒還者相息亮翻出使所歷州縣移文取貨與賦稅同皆重載而歸上素知其弊遣中使邵光超賜李希烈旌節希烈贈之僕馬及縑七百匹黃茗二百斤茗莫迴翻茶上聞之怒杖光超六十而流之於是中使之未歸者皆潛弃所得於山谷雖與之莫敢受甲子以神策都知兵馬使右領軍大將軍王駕鶴為東都園苑使東都園苑使唐初苑總監之職以司農卿白琇珪代之琇息更名志貞駕鶴典禁兵十餘年權行中外上恐其生變崔祐甫召駕鶴與語留連久之琇珪已視事矣李正己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之恐見欺却之則無辭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使疏史翻勞力到翻將帥亮翻因以正己所

獻錢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又諸道聞之知朝廷不重貨財上悅從之正己大慙服天下以為太平之治庶幾可望焉幾居太翻秋七月戊辰朔日有食之禮儀使吏部尚書顏真卿上言上元中政在宮壺始增祖宗之諡尚辰羊翻上時掌制壺言本朝宮中道也按成太宗政在宮壺立宗末茲臣竊命累聖之諡有加至十一字者按天寶十三載加祖宗諡號并廟號皆為九字而羣臣上也諡神按周之文武稱文不稱武言武不稱文豈盛德所不優乎蓋羣臣稱其至者故也故諡多不為褒少不為貶少始今累聖諡號太廣有踰古制請自中宗以上皆從初諡初諡高祖太宗高宗皇帝太宗文皇帝聖真皇帝立宗曰孝明皇帝肅宗曰宣皇帝以省文尚質正名敦本上命百官集議儒學之士皆從真卿議獨兵部侍郎袁倓倓音含翻官以兵進奏言陵廟王冊木主皆已刊勒不可輕改事遂寢不知陵中玉冊所刻乃初諡也按唐陵中玉冊自睿宗聖真皇帝以上所刻皆宗諡冊曰文昭武德大聖大宣孝宗肅宗曰至道大聖大明孝宗肅宗修所冊曰文昭武德大聖大宣孝宗肅宗曰至道大聖大明孝宗肅宗留滯四夷使者及四方奏計或連歲不遣乃於右銀臺門使使史翻右銀臺門在東內置客省以處之處昌及上書言事失職未敘亦實其中動經十歲常有數百人并部曲畜產動以千計度支廩給其費甚廣處從上悉命疎理拘者出之事竟者遣之當敘者任之歲省穀萬九千二百斛壬申毀元載馬麟劉忠翼之第高下猶存制度然李靖家廟已為楊氏馬廐矣及安史亂後法度墮弛墮讀大臣將帥競治第舍各窮其

力而後止時人謂之木妖齊即亮翻師所類翻上素疾之

故毀其尤者仍命馬氏獻其園隸宮司宮司掌宮禁謂

之奉成園雍錄奉成園在安邑坊自丹鳳門南出東街第六坊為安邑坊癸丑減常貢宮

中服用錦千匹服玩數千事庚辰詔回紇諸胡在

京師者各服其服無得效華人先是回紇留京師者

常千人先悉焉翻商胡偽服而雜居者又倍之縣官日

給饗餼熱曰饗生曰餼殖貨產開第舍市肆美利皆歸之

日縱貪橫孟翻吏不敢問或衣華服衣於既翻華服誘取

妻妾故禁之誘羊辛卯罷天下權酒收利唐初無酒

之在東宮也國子博士河中張涉為侍讀太宗時晉王

亦置焉為太子即位之夕召涉入禁中事無大小皆咨之明

日置於翰林為學士翰林故事曰翰林院者在銀臺門內以藝

待初學四方表疏批答應和文章又以詔敕文告悉由中書多選翰林

始選朝官有才藝學識者入居翰林供奉別官然亦未定名制詔書

敕猶或分在集賢開元二十六年始以翰林供奉改稱學士別建學

士院於翰林苑之南傳專內命其後又置東翰林院於金鑾殿之西

隨上所在學士無定員下自校書郎上及諸曹尚書皆為之入親

重無比為張涉以賊乙未以涉為右散騎常侍仍為學

士散悉置翻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
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四十二起唐肅宗上元元年八月終辛酉五月凡一年零十月

代宗睿文孝武皇帝下

大曆十四年八月甲辰以道州司馬楊炎為門下侍郎
大曆十四年八月甲辰以道州司馬楊炎為門下侍郎
章事上以憲宗以後門下在下不知何時遷改上方
勵精求治史直不次用人下相於崔祐甫亮祐甫薦
炎器業上亦素聞其名故自遷謫中用之琳太原人
性粗率喜談諧粗讀日鹿無它長與張涉善涉稱其才
可大用上信涉言而用之聞者無不駭愕代宗之
世吐蕃數遣使求和吐蕃數所角而寇盜不息代
宗悉留其使者前後八輩有至老死不得歸者俘獲
其人皆配江嶺使疏史翻倖方無翻江嶺上欲以德懷之
乙巳以隨州司馬韋倫為太常少卿使于吐蕃悉集
其俘五百人各賜襲衣而遣之少始照翻襲衣衣協
律郎沈既濟上選舉議唐志協律郎掌和律呂辨四時之氣
上時以為選用之法三科而已曰德也曰才也勞也
今選曹皆不及焉選須綱考校之法皆在書判簿歷
言詞俯仰而已唐律人之法有四曰身言書判身取其體貌豐
文理優長簿歷所以著其資考傳言取其言詞辯正書取其楷法道美判取其
殿最優者則觀諸身言之間夫安行徐言非德也麗藻芳
翰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執此以求天下之士固

未盡矣今人未土著大音扶著不可本於鄉閭鑒不獨
明不可專於吏部臣謹詳酌古今謂五品以上及羣
司長官宜令宰臣進敘吏部兵部得參議焉長知其
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其牧守將帥守
又翻將帥亮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得察而舉之罪
其私冒不慎舉者小加譴黜大正刑典責成授任誰
敢不勉夫如是則賢者不獎而自進不肖者不抑而
自退衆才咸得而官無不治矣今選法皆擇才於吏
部試職於州郡若才職不稱稱尺紊亂無任任音士
責於刺史則曰命官出於吏曹不敢廢也責於侍郎
則曰量書判資考而授之不保其往也量音責於令
史則曰按由歷出入而行之不知其往也黎庶徒弊
誰任其咎若牧守自用則罪將焉逃必州郡之濫獨
換一刺史則革矣如吏部之濫雖更其侍郎無益也
焉於度翻蓋人物浩浩不可得而知法使之然非主司
之過今諸道節度都團練觀察租庸等使自判官副
將以下皆使自擇縱其間或有情故大舉其例十猶
七全則辟吏之法已試於今但未及於州縣耳利害
之理較然可觀縣令諸使僚佐盡受於選曹則安能
鎮方隅之重理財賦之殷乎既濟吳人也等使疏史翻
初衡州刺史曹王臯有治行治音直
衡州刺史曹王臯有治行治音直
陷以法貶潮州刺史為貶時楊炎在道州知其直及
入相復擢為衡州刺史復扶又翻始臯之遭誣在治
者謂獄吏治其事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囚服就辯
事以囚服在列唐高宗給五品以上隨身魚袋以防召命之
入則擁笏垂魚詰三品以上金飾袋天授二年改佩魚為龜中

宗罷復歸以魚爵即貶于潮也以遷入賀及是然後

跪謝告實卓明之立孫也曹王明太子之子朔方鄒寧節度

使李懷光既代郭子儀鄒府宿將史抗溫儒雅龐仙

鶴張獻明李光逸功名素出懷光右皆快快不服

應令監軍翟文秀勸懷光奏令宿衛既離營翟工衛翻不時

淮寧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崔寧在蜀十餘年九月甲戌改淮西曰

不能易至是入朝加司空兼山陵使南詔王閣羅鳳

卒子鳳迦異前死孫異牟尋立朝直遙翻使疎吏翻冬

十月丁酉朔吐蕃與南詔合兵十萬三道入寇一出

茂州一出扶文吐蕃入聲之州漢陰平之地隋爲曲水縣義出黎雅黎州之

古蜀至地後周天和中置扶州舊本置龍洞防

與陰平界蓋巴番出扶文南詔出黎雅也

越巂郡界置漢源縣武后大足元年置黎州漢源縣

漢源縣界置漢源縣武后大足元年置黎州漢源縣

漢源縣界置漢源縣武后大足元年置黎州漢源縣

漢源縣界置漢源縣武后大足元年置黎州漢源縣

漢源縣界置漢源縣武后大足元年置黎州漢源縣

漢源縣界置漢源縣武后大足元年置黎州漢源縣

漢源縣界置漢源縣武后大足元年置黎州漢源縣

漢源縣界置漢源縣武后大足元年置黎州漢源縣

漢源縣界置漢源縣武后大足元年置黎州漢源縣

漢源縣界置漢源縣武后大足元年置黎州漢源縣

漢源縣界置漢源縣武后大足元年置黎州漢源縣

之何憂不克又音此因而得內親兵於其腹中蜀將

必不敢動然後更授他帥將帥亮翻更工使千里沃壤

復爲國有復快又翻是因小害而收大利也上曰善遂

留寧初馬璘忌涇原都知兵馬使李晟功名遣入宿

衛爲右神策都將璘離珍翻使疏吏翻上發禁兵四千人

使晟將之發鄒龍范陽兵五千也鄒龍范陽兵五千

同使金吾大將軍安邑曲環將之以救蜀史如字下

詔破之范陽兵追及於七盤吐蕃入聲之州漢陰平之地隋爲曲水縣義與山南兵合擊吐蕃南

之遂克維茂二州李晟追擊於大度河外大度河在雅又破之吐蕃南

詔飢寒隕於崖谷死者八九萬人吐蕃悔怒殺誘導

使之來者異牟尋懼築苴咩城自瀘州南渡瀘水六百五

苴咩城南去大和城十餘里東北至成都二十里至羊苴咩城舊史陽

百里誘羊久翻其者翻又餘婢翻史如曰苴音昨又餘聲切咩音

養又彌差切薛能開官軍破吉浪詩越通遊客苴咩開聚蚊又延

西餘差中野色生肥羊婢儀播散茶梯航經杜宇烽火微苴咩

表十五里徙居之吐蕃封之爲日東王上用法嚴

百官震悚以山陵近禁人屠宰郭子儀之隸人潛殺

羊載以入城隸人僕右金吾將軍裴諝奏之或謂諝

曰郭公有社稷大功君獨不爲之地乎諝曰此乃吾

所以爲之地也郭公勳高望重上新卽位以爲羣臣

附之者衆德宗之猜忌裴諝於其初吾故發其小過以明

郭公威權不足畏也如此上尊天子下安大臣不亦

可乎己酉葬睿文孝武皇帝于元陵元陵在北平縣西北二十

里廟號代宗將發引上送之見輜輶車不當馳道